

281 中庸第十六讲：问政章之二

大家好，今天正式课，我们讲中庸第十六讲：第二十章之二《问政章》。今天可能稍微有点儿激烈！开始批评，当然不是批圣人、不是批曾参也不是批子思，是谈谈我的一些看法仅供参考。我们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中庸》这部著作里出现了一些疑惑，但我不能顺着《中庸》固有的篇章硬着讲下去。

那么怎么办呢？我还是要将《中庸》的全部没有遗漏的讲一遍，这是我第一次将《中庸》的一些质疑提出来，并且将这些质疑也随同文章本身跟大家做一个沟通。在讲《问政章》第一个部分我已经说过了，鲁哀公请教或者是问政于孔子，这件事情史书上有记载并且在《礼记》上还有讨论孔子回答鲁哀公的一些疑问的篇章，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也记述在《孔子家语》当中。

无论是《礼记》、《孔子家语》，还是《中庸》，朱熹以及好多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做了注释和解说。但我读《问政章》一直对关于“五道三德九经”有疑问，我始终认为它既不是圣人原来的对答也不是曾参或子思填补上的，这是后人加上去的。

我甚至认为在孔子对答鲁哀公，孔子可能有一些重要的话被人删除了，然后加上来这个“五道三德九经”，其中特别严重的就是这个“九经”。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为什么我觉得它的问题非常严重。在《问政章》之一的时候我已经说过这段故事了，应该算是一段历史就是鲁哀公遇到了“三桓专鲁”的问题，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他们三个大的家族不但是将鲁国三分，并且他们专权于朝政。

孔子想解决鲁国的问题也不是到了晚年才起了这个念，我一直认为孔子当年做鲁国大司寇（最高法院院长）同时兼一部分的相权监管

国务院的时候就尝试削藩，尝试处理“三桓专鲁”的问题，甚至为此产生矛盾并杀了少正卯，但是孔子当时可能年轻气盛未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也没处理好。

在三桓的压力之下，孔子就辞掉了所有的职务离开鲁国并开始周游列国。他周游列国难道仅仅是为了宣传“克己服礼”的思想吗？是找君王想宣扬它恢复周礼、恢复周朝旧制吗？我也不完全认为。我自己的理解是孔子并未走远，比如说他并没有到秦国、没有去到深入楚国，他一直是围绕着齐鲁在行进。

他一直在寻求解决“三桓专鲁”的方法，甚至他也会可能动过一些借助外力来解决鲁国内政问题的这样的思考。2500年历史已经太久远，不可考！但是在鲁哀公面对巨大的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他找孔子问政，孔子答“五道三德九经”显然于情不合，不合时宜。

再其次，读“九经”假设这是孔子的说的话，你会认为教员对儒家的评价真的是有道理！因为鲁哀公面对的局面是“五道三德九经”所不能解决的。如“五道三德九经”能解决的话，那么孔子在做大司寇的时候就有机会把这件事情办了。我个人认为他跟鲁哀公一定还有一些关于如何处理“三桓专鲁”的建议，然而那些建议可能涉及到权谋，涉及到一些后世儒家所不乐见的东西，所以被删减掉了。

因为整个的“哀公问政”这个结构不对，整篇文章的结构是有问题的。另外，孔子答哀公的“五道三德九经”文不对题，所以我觉得至为可疑。至于是什么时间补上的？我认为是汉武帝之后，应该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可能是汉儒也有可能再往后推一些，约略在2000年左右的时间里由后世儒家补上。

通常我研究历史、国学、古文，我会设身处地。假设我是孔子，我面对哀公，他遇到的三桓专鲁的问题，我应该提供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我想大家所有的人可能在学习思考，研究历史问题，都会有

这样的代入。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光是讲课，我有时候也聊天。聊天我讲过汉武帝，十六岁的刘彻遇到了藩王的问题。藩王们已经做大，拥有财权，拥有兵权。

虽然吴楚联军被灭，然而藩镇割据的局面已成。并且外边还有强大的匈奴，外有匈奴压境，内有藩镇割据。朝中的还有 deep state，就是由窦太后所构造的一个皇上无法控制的深层政府。而且除了窦太后所安排的，几乎是全部的大臣之外，仍然有各个藩王在朝中所养的门客。所以可以讲是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那么汉武帝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我记得我讲过卫绾的故事，给大家讲过卫绾的故事。最近也有些朋友找我说，你那个颠覆了汉朝的历史。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证据？我其实今年去祭扫了霸陵，就是我去汉景帝的陵墓走了一下，其实我一直在寻找一些的东西。因为卫绾是景帝留给汉武帝的最核心的大臣。他不仅是太子太傅，还是宰相，而且是封侯之相，是封侯拜相的相。他留给了刘彻。

在此之前，汉文帝有贾谊写《治安策》，景帝有他的老师，也是一代大儒，贾谊不能叫他大儒吧，晁错写了《削藩策》。贾谊被活活气死了，晁错被腰斩于市。文景两帝内外问题皆未得以解决。内部的藩王割据，外部的匈奴，以及朝中错综复杂的这个局面，文景两帝皆没能顺利解决，交给了年仅16岁的刘彻。其实是把这个复杂的问题留给了卫绾，卫绾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卫绾上来就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才是儒家要讲究的那个道。用提升儒家来完成思想统一和组织整顿，罢黜百家变成了罢黜百官，独尊儒术变成定于一尊。将朝中所有的想法将它汇聚形成一个认识，将组织体系进行清理，将权力高度集权于刘彻一人。由已经被严重分散的权力重新归集到汉武帝身上。卫绾是了不起的大政治家。

其后，处理藩镇是怎么处理的呢？启用桑弘羊，中央收回铸币权，这一条非常重要。中央收回铸币权，由中央铸币，中央铸五铢钱。收回铸币钱之后，中央有了稳定的财源，财政基础。因为铸了那个钱，那个钱就可以用兵，可以打仗。中央铸币，它既是金融主权，也是财政主权全部收回。第二，盐铁官营，盐铁官营是中央税收一杆子插到郡县，因为要设盐铁专营官。所以中央税收直接下到郡县，控制了郡县的经济。

第三条，均输平准，中央有了财力之后，开始要定价权，资产和商品的定价权。明面上均输平准是打击投机倒把，并且平抑物价，让老百姓有一个稳定的市场。其实是修理和收拾了财阀，地方财阀。桑弘羊三策结束，藩王的财权被收回。藩王的财权被收回之后，中央有了财权，组建三十万大军，其中十万精锐骑兵痛击匈奴。以凯旋之师拥有了无比强大的军事能力，然后开始推恩令将藩王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全部收回。

注意次序，先解决中央政府的思想问题和组织问题。其次，解决地方控制的财权。再次，解决中央的高度集中的财权和军权。然后回身把所有问题解决。孔子作为一个优秀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是否能看到或者是达到卫綰的高度，我认为孔子是能够达到这样一个高度的。尤其他做过大司寇，他是管理过国务院，所以他对鲁国的国情是极为清楚的。

哀公用他时，孔子接近他最后的岁月，晚年六十几岁，他身体也不允许他再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年纪大了。另外可能他对鲁国的现实和天下的现实，对解决鲁国的问题，并且让鲁国在大争之势，在春秋末年战国烽烟四起的时候，如何处理鲁国问题呢？我想他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和看法。如我回答哀公的问题，会有自己的一整套的想法。

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课。我一直认为五道三德九经这块是有严重的问题。我们今天讲这个九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为”是治理的意思，就治理天下，治理国家有九经。这个我个人认为，为什么有修改的痕迹。过于明显的就是你在看《礼记》上面哀公和孔子对话，他都不用这样的语言，他一般都是丘，就是丘认为如何，并且他不使用天下国家这样的词汇。

经呢，一般我们认为是历久不变的永恒的原则才能叫经（经纬之经），它是一个你必须遵循下去的东西。这也不是孔子习惯用的东西，这显然是孔子已经出名之后，别人强加给他。因为孔子没有道理，又不是开国王培训班，上来就告诉他有九经。这个跟以前我看《礼记》上面的哀公和孔子对话的讲法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先过一下子，“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一共九条。

他说你要想治理好天下，治理好国家，你要遵循九大原则。这里三桓专鲁呢，这儿开始谈这个学术问题了，而且是九经，你让鲁哀公怎么记住，怎么去做呢？第一件事是**①修身**，第二件事是尊贤，第三件事是处理好亲属关系，第四件事是敬大臣，第五件事体群臣，第六件事爱民如子，第七件事的发展工商业，第八件事是要让其他地方的人来归复，第九件事是怀诸侯。

我为什么说是伪的呢？就是第九件事儿，鲁哀公怀别的诸侯干什么？天子需要怀诸侯，鲁哀公都不是王，更不是天子，他就是个诸侯，还怀诸侯？好吧，这九个我们一个一个的过。后边的话道理上大体说的过去，为什么要修身呢？修身则道立，你自己修身才能立道，这句话基本上正确。你要是想立道，你要修身。什么叫立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这就是立道。

修身的问题我觉得我讲过心学，所以我想大家都熟悉“正心以中、修身以和”。“正心以中”就是你必须不断的调整你的心，去追上真理，追上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个是正心以中。修身以和就是你所做的，你的意识和你的行为很多时候并不符合当下的现实，并不符合目前你的处境，所以你要调整自己。和真理，和天下，你才能够把事情做成。当然，修身则道立的话，也算能说得过去。

②尊贤则不惑，这话也没有大问题，因为我这里边必须要讲贤是什么。贤大体上就是应该视为尊亲师的师。师就是你有惑要找一个人来解惑，尊贤则不惑。什么叫贤？就是有哲学高度和历史纵深的那个人。那个人因为有哲学高度，所以看的非常非常的全面，由于有历史纵深，所以看得非常非常的久远，知道你该向哪里走，该向哪里去。尊贤则不惑，这句话确实是近乎真理，因为确实是所有的帝王都有这个问题。

因为好多人非常自信，内里搞的也不好，外边搞得不好，内外交困，然后还骄横跋扈，然后还非常的骄纵，这就不是为天下国家应有的状态哈。这个尊贤的代表人物，那当然就是刘备三顾茅庐了，你得知道这个贤是怎么看天下是大势的，这个时候你就不惑了，不然你还是要惑的。第三句话的解释就有问题了，**③亲亲也**，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他说了不怨。

第一个是立道或者道立，这个都可以理解，不惑也是对的。诸父昆弟不怨，这个问题就值得好好探讨了。我先放在这儿，一会儿我们讲。第四个，**④敬大臣**则不眩。这句话一般意义上来讲也是对的，但我觉得他用敬大臣这就明显的错了。大臣不是天子用来敬的，要不要尊敬大臣？要的。为什么？因为他会不理大臣之事，搞得下边一片凌乱，让你头晕目眩。

但是你用了一个敬字，大臣就那么听话啦？所以从第三个开始到第四个是有问题的。第五个，**⑤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你体恤群臣，则那些读书人就报礼重。你体恤群臣，所以士子们就会报答你。这个话是有问题的，但我们先放这儿。**⑥子庶民**则百姓劝，这个倒是跟孔子原来的说法是相匹配和吻合的。但孔子不会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爱民如子。

第七句话，**⑦来百工**则财用足，这个话近乎真理。必须要发展工商业，发展了工商业你才有钱。**⑧柔远人**则四方归之，这个话近乎真理。必须怀柔天下的人，让天下的人才四方来归复，就像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天下的人都投周了，所以你就拥有天下了。柔远人则四方归之，这个柔字用的也很好。**⑨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这个就是我一直认为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跟哀公说怀诸侯，此刻周天子还在呀，这是春秋啊，周天子还在，你叫哀公怀诸侯，你要造反吗？如此明确的错漏。当然了，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如你是周天子，你当然应该怀诸侯了。但你哀公怀诸侯，啊？好吧，我们都先放下。我们先进到后边来看，进到后边来看好像就容易清晰一点了。

他说了这个文章倒还是层次递进分明。先说是有九大原则，这个原则说了，然后这个九大原则要达到什么目的也说了，虽然这个里边我们有疑问，最后说怎么做到九大原则，这一下就出大问题了。今天有朋友说我今天带了重锤，我其实都不知道在锤谁，但我可以确定他不是孔子的对答。他也不是曾参和子思，因为曾参的《大学》你们去读你就知道曾参的写东西的方法，它是极为谦恭的，他不会上来就给你，这不是党校、国王班儿上来就讲课，他不是这样的。子思更不是，子思不是这样的说话的。

第一条，什么叫修身呢？他说斋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乖乖能不能好好读书，斋明盛服非礼不动，不是修身，是做祭祀。祭祖的时候，斋明盛服，非礼不动，你以为祭祖就是修身呢？该打屁股。就是你改圣人的东西，你也不能这么改。另外呢，我也不知道朱熹这些人，这传世的大儒，怎么能把这个东西。还把他五道三德九经捧到如此之高的地位。我甚至觉得写这个东西的人，补这个东西的人是有私心的，他不是帝王补，不是大臣补。

正心以中修身以和，真正的修身是斋明盛服吗？是非礼不动吗？当然不行，修身如果就是一个，吃斋斋戒穿正装漂亮衣服，然后按照规矩，他还是祭祀吗？他怎么就能修了身？他怎么去认识真理呢？他怎么能克服自己几十年来身上形成的意识和潜意识。形成对事物的错判，对人的错判，他怎么才能修身呢？这胡闹，没文化。

第二句话“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不要听谗言，远离女同学，不要把东西太当回事，要把品德当回事。“贱货”就是你不要太贪图那些小便宜了，要将品德看得比金子还贵，所以劝贤也。请问刘备去诸葛亮家是告诉诸葛亮——我已经把小人赶走了，我现在也不跟女同学好了，我把金子也扔了，我很重视品德。他去说这个？

说完了诸葛亮就跟着刘备走了吗？中国古文里边有四个字叫“求贤若渴”。为什么求贤？走投无路啊。跟哀公一样，他来请教孔子，走投无路啊。刘备当时是被曹操打得都快找不到北啦；哀公是被三桓折腾得快找不到北了。你让他“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那个“贤”就会出来，就会帮他吗？劝贤不是这个方法。

这2000年来被改了的中庸的部分害死多少帝王啊！**求贤若渴有三件事情**。第一，你得知道谁是贤。你连贤是谁都不知道，你可能搞错了，后果更严重。你那么多知事，那么多研究员，那么多首经（首席

经济学家），贤吗？可能真的贤给漏了。第一件事儿是你知道谁是贤纳。

你要是如果搞错了，请了孔融，曹操请了孔融，而不是郭嘉，一点机会都没有。你再尊重，你对他再好，如是孔融你就完了。所以曹操杀了孔融，用郭嘉，所以军屯民屯，他开始玩均田，玩土改，打赢了。刘备找到了诸葛亮。第一他知道是谁，第二他知道该如何去请，如何劝贤。劝贤用的是什​​么？跟货有关系吗？跟色有关系吗？没有关系。

是你心中有宏图大愿，是你求贤若渴——这两条。是有宏图大愿，你愿意削藩均田、平天下、进长安，所以贤才会帮你。如果没有宏图大愿，只是想更好地有色和货，贤会跟你走吗？**第一你要识贤，第二你要懂得如何劝贤，第三才是用贤。**你如何去用，如何用好了？谈到这儿，我们不得不去想——特朗普。

就问你一句。特朗普是不是“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他能劝贤了呢？他得到了贤人之扶助了吗？马斯克算是贤吗？贝森特算是贤吗？亦或者特朗普身后还真有大贤帮助他，给他指一条光明之路。在茅庐中纵论天下，为他指一条光明的大道。哀公问政孔子，孔子是要给他指一条光明的大道，一席话茅塞顿开，立刻解决问题。

第三段话就很有意思。怎么处理“亲亲”呢？“亲亲”你不要将它简单理解为自己家的亲人。他虽然说了“诸父、昆弟”。古代的帝王之家老婆多、孩子多，所以诸父就是大伯，叔叔很多，就是诸父；昆弟就是大伯家的孩子也很多，都很多。亲人在古代的皇家，处理亲人一直是一个大问题。让我们看看他说的是什​​么，这个伪造者说的是什​​么？“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唉！

为什么要尊其位？他在其位在做什么？为什么要给他这个位，尊其位？因为他是血统之亲吗？这是圣人的本意吗？重其禄，为什么要

给钱？同其好恶，为什么要纵容它的不良嗜好呢？难道就因为血亲所以就要尊其位？如果是别人给的，你要尊重；如果别人没给，你要给；还要给重其禄啊。国家穷成这样，还要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你为了个劝亲亲，所有的原则全部抛弃了。

我看到这一段，再看了朱熹的翻译，我是怒不可遏。事实上，我国古代君王在处理“亲亲”问题上，特别是古代的明君，是处理得非常好的。关于“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这儿，恰恰不是这样做。当然，也有做的不好的，以至于大明王朝到了末年，因为尊其位，重其禄，并且同其好恶，所以搞得天下不堪重负啊。我为什么说放下来讲？你看到这个劝亲亲，你就知道上面他说“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你要的是不怨？

身为帝王，身为企业领导者，身为组织的负责同志，你要的是不怨？你怕的是有怨吗？为了**不怨**，怕他有怨，所以竟然连好恶都要放纵吗？这是圣人教国王班该说的话吗？后边儿就更离谱了——“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你要想让大臣听话，就是官盛任使。官盛任使一般意义上解释就是，他愿意有多少人就给他多少人。官盛，一个是官威很盛，一个是人数多、任使用。

一代明君成为帝王会**官盛任使**吗？会放纵自己的大臣吗？他劝大臣用什么？是放纵吗？官盛任使吗？当然不是啊。劝大臣，用的是两个字——**责任**。如果不能好好地负责，无法完成使命，还放纵吗？孔子的帝王班，如果是这样地教君王，这个君王想不死、想不覆灭也不成啊。你看看官盛任使，特朗普给自己新的手下。

就算是一字并肩王马斯克，他也不能让他官盛任使，这九经太扯啦！好，我们再往下看。那如何对付一般性的小官，对世人怎么办呢？“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乖乖，你是哀公啊，你是王啊，你要忠谁啊？跟谁信啊？一国王对大臣要忠信？还要重禄？我说过，对上

以忠、对中以信、对下以智，是不一样的。对下是智，他是士，你忠信重禄啊。

如果这真是孔子交给哀公的，那教员批儒家一句都没错，但我知道这不是孔子说的。孔子肯定是教给了哀公一些事情，哀公后来没有做成，最后没办法，想去到越王那做个女婿，叫越王派兵回来帮他平三桓。结果事漏，三桓提前夺权了，把他儿子立了王，然后他做太上皇，最后把他迎回来了。但是他郁郁寡欢，最后死掉。哀公为什么没做成？是孔子的主意不行，还是哀公的人不行？我倾向于认为，哀公这个人不行。那孔子教他了没有呢？我相信教他了，但孔子教他的肯定不是五道三德九经。

好，再往下看。我为了讲这堂课，我专门做了个表——九经是什么，修习九经的目的，还有就是实现九经的方法。刚才说的是忠信重禄，是体群臣，**报重礼，忠信重禄**，这是第五条。我们讲第六条，子庶民百姓劝。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第六条，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这个肯定无大错，因为什么呢？你让爱民如子，所以你使用它的时候让他出劳役徭役的时候，不能误了农时，“时使”不能误了农时的出徭役。

“薄敛”就是你收租子，不要收那么重，所以劝百姓也。没大错，但没大用。为什么？熟读中国历史，哪怕只是现代史，你也知道：一代君王获得人民的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均田，当然现在是直接税。获得人民支持，只有这一条方法——均田、土改。你说现在就这个样子，统统被三桓收了，然后你说你想“时使薄敛”。

如是夫子出主意，请问夫子：三桓专鲁，百姓在三桓手上，他跟谁去“时使薄敛”呢？你对党校国王班讲这个课，对处理他现在眼前迫切的问题有意义吗？第六条。第七条，“来百工财用足”。来百工是为

了财用足。怎么来百工呢？这倒是也还算符合经济学常识，他说“日省月试，既稟称事”。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说，你要想让劝百工，发展工商业，你就得搞计件工资。日省月试，就是看他每天、每个月完成的工作量，然后从仓库里去给他拿，分给他粮食。就是按劳取酬，所以就能劝百工了。道理上也没错，就是多劳多得，计件工资，多劳多得，所以劝百工。经济学上也说得过去。但是不是这样就能发展工商业呢？我也认为肤浅了。如是夫子，已是67岁以上的人，他对发展工商业应有想法。

好吧，我们不展开了，因为发展工商业其实我也有想法，怎样才能让工商业兴旺起来？其实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做法是对的。但来百工解决财用不足，不是日省月试，既稟称事。伪造这个的人，这个学养差很远。第八条“柔远人”，柔远人是为了归四方。那么如何柔远人呢，如何怀柔天下的那些赤子、人才呢，如何让四方来归呢？他说的话，能活活把你气死。

他说，“迎来送往，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别人来这个地方，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他原来生活的不行，他找个地方，和平宁静的地方，他来了。如果他那个地方就已经很好了，你这个地方必须比他那个地方更好，他才会来。你迎来送往，很客气，对他善待他，并且能解决他的实际问题，所以就柔远人了？那么钱学森、李四光因何而归国？是因为中国比美国更舒服？

柔远人，不是用“**迎来送往，嘉善而矜不能**”啊，柔远人是因为远人与你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抱负，你这个地方寄托了远人的全部的理想和抱负，并且能给他提供比他以往更好的环境、更好的未来，主要是能实现他的理想，才能柔远人，才能天下归心。是周文王、周武王在八百里秦川构建的那一个未来的前途的景象和良好的环境，才能柔远人啊，迎来送往不行的，只给一个免签，就想柔远人吗？

第九条“怀诸侯”，怀诸侯这一段是抄的圣人以前说过的话，“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我跟你说，这绝不是圣人告诉哀公的，因为这句话应该说给周天子听，“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这都是应该说给周天子听的，跟哀公没关系，你跟哀公说这个，哀公自己也想揍你。

好吧，这一段我不解，因为“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这个可能大家也知道这个意思，不知道互联网查一下就行了。“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就是你要是治理国家的话，你就得照这几个原则去做，必须把这个九条统一起来，所以行之者一也。我今天讲这个《中庸》，我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国自己有非常优秀的文化传统，我们有自己的圣人，但我们在处理史料，处理重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有这么多思想家、学者，怎么能错到这个程度呢？

好，讲最后一段话。这段话我相信是圣人的原话，“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才是圣人要说的话。每一件事情，凡所有的事情，你必须有准备、有规划、有方案，不然你要是没准备、没规划、没方案的话，有可能半途而废啊。这才是他要给鲁哀公说的，要有一个完整的去三桓的方案，不是脑门子一热，不是去外边借个兵，也不是从一件小事上面搞个小政变什么的，你就能把这三桓专鲁的事情解决了。一个老人家他非常的叮咛，哀公也不年轻了，凡事豫则立啊。

你看人家圣人是怎么解说的，什么叫豫？就为了一个豫字讲了四个定，这四个定流传千古。“言前定则不跲”，不跲就是不结巴，你不要轻易开口，因为你是鲁哀公，一旦开口，就不能结巴。言前定，就是你说话之前要全部想周全了，不然不能开口啊。“言前定则不跲，

事前定则不困”，你如果事前没有想明白，不要起事啊，不要动啊，不能乱来啊。

还真给圣人说准了，你说你想去借越王的兵，借越王之手平三桓，平三桓你要想周到了，因为你的方法是去越国做女婿，这个事情在逻辑上面貌似成立但也问题很大。你这个事情还给泄露了，结果让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全都知道了，最后人家提前动手。这个事前不周密，你可不就困住了？事前定则不困，你事前就要把事情想明白了，不能走一步看一步，心血一上头，就决定娶人家闺女。

“行前定则不疚”，先是讲你说话，其次是讲事情，他是层层递进，这才是圣人的逻辑。行前定，就是你动手之前，你必须要想透彻了，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行前定则不疚，行前你已经想的极为明白了，所以你不会后悔，你会接受所有的后果，因为你行前你已经知道最后的结果，可能会是什么样结果，所以行前定则不疚，你不会后悔的，你不会难过的。最后你，这个家被人抄了，你又逃到越国去，哀嚎痛哭的、捶天顿地的就没有意思，都让圣人给说中了。

“道前定则不穷”，什么叫穷啊？穷途末路，走不通。当你这个道，就是你这个路、你这个方法、你要去走的这条路，提前就要想好了，你既要有直路，也要有备用道路，还要有退路，你才不会穷途末路啊。道前定则不穷，你道前未定，你上道了，你这不是最后的结局就出来了吗？这最后这一段才是圣人说的，圣人前面说的不知道被谁给删了，变成了五道三德九经，这不像话。

好。其实这篇文章虽然有诸多问题，但里边有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讲我觉得非常重要，今天这一讲我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四定，要考虑清楚，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特别是帝王的决策。中央党校国王班里边教的有用的是这四定，“**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请你们每一次做重要决策的时候，

要考虑四定，你说的时候想明白了吗？这个事筹划的清楚了吗？动手的时候，你知道要后悔吗？最后如果走不通怎么办？一定要四定。

好吧，今天这拎大锤有点辛苦，我有点累了，今天就讲这么多，明天下午如有时间我随便聊几句。因为已经进入到甲辰最后一爻了，热闹的很，那大家还是担心，一个是担心国家这个路走的对不对。反正也没有哀公问政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必要自己去回答哀公的问题，我们回答老百姓自己关心的一些事情。所以明天下午三点钟前后有空，我再跟大家聊几句。好，周末愉快。